

朱全画集

米芾 画集

海宁市图书馆 编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封面画像：丁 聪
责任编辑：邵旭闵
责任出版：李 兵
图片摄影：徐 彬
装帧设计：渐 黎
版式设计：徐 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谷画集 / 米谷著.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735-300-3

I. 米… II. 米…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121 号

米谷画集

海宁市图书馆 编

王丽霞 主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发行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编: 310009)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博览图文设计工作室制作

利丰雅高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8

印张: 21.5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500 册

书号: ISBN 978-7-80735-300-3

定价: 560.00 元

《米谷画集》编委会

主 任：虞铭华 张建仑

副 主 任：王 珏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珏 王丽霞 朱忆林 朱星娴

杨明达 汪莉微 沈学强 张建仑

虞铭华 褚晓琼

主 编：王丽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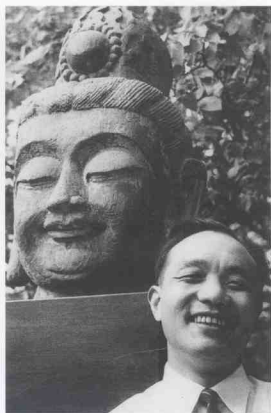
执行编辑：沈学强



米谷 (1965年初在北京)



1950年7月26日，米谷在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上发言。



1958年，在北京二眼井家院中，和他最喜爱的大佛头。



1956年，米谷全家合影。

序

米谷，浙江海宁人，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杰出漫画家，从他的漫画作品可看出，在艺术上有着时代和承前启后特色。我和他同龄，而在漫画创作上他属于前一代的老艺术活动家了。漫画原是涉及社会各方面活动的语言艺术，是用画语作评议，干预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这种画产生于18世纪初年的英国，20世纪初年开始见于我国报刊上，而且只有外寇入侵时，我国政府才允许报刊发表抗入侵的漫画，其他评议时事的漫画是禁止登载的。旧社会当局为获得西方大国的援助与支持，特许上海出版的杂志发表漫画，因为那里外侨来得最多，看得到。而且也只有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时期的1946、1947这两年里，上海报刊上才能登载漫画。我就是在那两年里开始发表漫画的，而米谷早在十年前就画了。

我国早期发表的漫画作品，看来因是初学，还不大善于运用幽默的表现技法，米谷的漫画作品却表现得很幽默。在绘制技法上也强得多，对漫画后学者有影响，所以可说他的漫画作品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米谷的水墨画，早先我未曾见过。只在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近于终结时，才见他忽然画起鸭子来，我很理解。原来我很想收藏他的一幅漫画作品，他坚决不肯，只送我他画的鸭子。苏联人习惯称谎言或造谣为“鸭子”。想必是从此也画起水墨风景画了。当时不允许他作漫画，无奈只好用水墨画排遣心中块垒。

米谷先生是我所景仰的杰出漫画家，是实行进步活动的艺术家。他的艺术作品出版，有利于供人欣赏，供人学习，必会受广大读者欢迎。是为序。



2007.10.28

想得好 画得好

江有生

米谷辞世已经二十几个春秋，在上个世纪中叶翻天覆地的年代，他是很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漫画家。对他大量艺术精品作一个较全面的论述，不是我力所能及，但终究曾在一个编辑部共事多年，还是有所感触的。我以为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原因是想得好和画得好。下面我想就他的几幅画，谈谈我的体会。

《伪金圆券：这难道是我昨天脱下的鞋子吗》

米谷没有把“金圆券”画成从高处往下狂跌的图解，也没画人们持大量“金圆券”去抢购的实景，而是含蓄地虚构一个没有发生和不可能存在的情节：拟人化的伪币一夜醒来，惊讶鞋子怎么变大了？由于这个“情节”是离奇的、新鲜的，也就让读者觉得有趣、有戏、有看头，从而引发思索。

在落笔到纸上时，米谷的布局是画面简练到不能再简，只画三样：“金圆券、床铺、鞋子”，没有不必要的东西，突出前面鞋之大，衬托床上“金圆券”之小。从情节和画面，都是精巧地为了引导读者领会“金圆券”大贬值的主题思想。

《老莱子娱亲》

时在1948年，战场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个接一个胜利进行。南京独裁政权兵败山倒处境有如风烛残年。为乞求美国增加军援，蒋介石急喊要实行“宪法”哩，要“革新”哩，涂抹些冒牌“民主白粉”来装饰自己的烂摊子还是“年轻有为”的。

在创作中米谷引用古典很到家，这时他就想到老莱子，都老到掉牙了还硬装天真活泼，这情节本身就是可笑的漫画式的矛盾。

米谷在绘制这幅画时，从人物表情、画面的构图，用笔着墨都很讲究，特别是刻画“蒋莱子”为老不尊“装嫩”的怪样，总让人感到其情可笑，其事可悲。因为后来夫人亲自到华盛顿登门求乞，马歇尔装病，杜鲁门佯作不知，“蒋莱子”白白表演一场，这是后话了。

《元旦蒋介石大阅兵》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共歼蒋军55.5万人，南京蒋王朝危在旦夕。是年元旦老蒋是否有心情大阅其兵不大清楚，有案可查的是他这天发表了一个“求和”的声明，看来大阅兵是不大调和和不大可能有了。可是善于想象的米谷偏偏想出了一个“大阅兵”的标题，他说的是反话，说反话是构成漫画的一个方法，是起衬托对比和强化作用的。比如以白衬黑黑更黑，以黑衬白白更白。米谷这个标题是准备用来衬托不是大阅兵的画面的。

画面上米谷把当时已经失威“求和”的老蒋还是画成威风凛凛大阅兵的姿态，衬托漫山遍野的内战枉死万人坟，大阅兵原来是大奔丧，这就倍增了蒋王朝土崩瓦解的惨败状态。在构图方面，上面天空和近景坟地都是黑的，既使画面可观又添增了穷途末路的阴森气氛。

《刻舟求剑》

上世纪二次大战以后，这里那里都失去殖民地的老殖民主义者，总是妄想卷土重来，可是过去依靠几艘军舰和大地就可以征服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此现象，米谷又妙想出套用《刻舟求剑》的典故给予讽刺。象征殖民统治的宝剑丢失落水而舟已远去不在老地方，老殖民主义者还在舟上刻上记号以备随时在船上寻找，失剑者自以为得计，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小聪明”。“似是而非”往往是漫画里讽刺和幽默效果的高招，由于典故是古代故事，再画滔滔流水时，米谷相应地用了古代版画里的水纹线条，让画的内容和形式呈现了协调统一的艺术美感。

米谷的漫画有传统艺术和文学的根底，感染力强、大气，可供研究学习的方面很多。仅就上述几幅，就可以感到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想象是构成漫画的关键，也就是“功夫在画外”；同时，他又能用画笔把抽象的想象精美地转化成纸上的具象，这又是“功夫在画内”了。常言道漫画是“七分想三分画”，我以为他内外功都有同等力度，所以我说他“想得好画得好”，这在当时的漫画队伍里也是不多见的。可惜的是天妒其才，疾病让他过早地离开我们，但他热情豪爽、谈笑风生的音容并未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同样，他的作品所显示的艺术才华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仅写此文表达一个后学对他的敬意。

千古丹青未尽才

——米谷生平与艺术记略

江文

米谷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他热爱的艺术。置身于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土地上，经历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天翻地覆的时代，他更是把对艺术的全部热情和追求毅然地交付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出现的最显现斗争精神、最具艺术张力的画种——漫画。米谷一生创作、发表和出版的漫画作品难以计数，仅身后留存的作品即有1300余幅之多，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的风雨雷电。米谷和他的前辈们、同仁们一起，铸就了这个时代漫画事业的辉煌。

米谷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美丽的小镇——斜桥，原名朱禄庆，学名朱吾石，家中祖辈经商。他幼年失怙，从4岁时与母亲相依为命，依靠家中分得的财产过着简朴而宁静的生活。在家乡，他顺利地完成了小学、中学的学业。学习过程中，他表现出对绘画的偏爱与天赋，因而得到美术教师的关注和辅导。1934年，初中毕业的米谷充溢着对象牙之塔的憧憬，负笈杭州，投奔林风眠主持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入高中部学习。米谷在杭州艺专的学习生活虽然还不到短短一年，却维系了他与林风眠之间一生的师生情谊。可以想见，林风眠的人格与艺术对于初涉艺术殿堂的米谷产生了何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1935年，转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米谷只身来到了上海(注1)。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更是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的战场。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使得艺专学生早已不安于画室，纷纷走上街头，投入抗日救国宣传的洪流。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历了5年时间的发展壮大，鲁迅所倡导的革命美术的生力军——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正在逆境中聚散沉浮，顽强地生存和成长，而上海的漫画活动却正值兴盛的高潮。在当时众多漫画刊物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时代漫画》(注2)。米谷回忆：“36年，偶在报摊上看到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月刊，对漫画发生兴趣，并试着投稿”(注3)，开始在《时代漫画》上发表作品。米谷最初的漫画创作即显示了以政治讽刺性为主的特点，这也促使他更进一步观察社会，关注政治。这期间，他阅读了《社会科学入门》、《大众哲学》、《中国农村问题论战》、《政治经济学》等进步的政治书刊，开始走上政治讽刺画创作的艺术道路。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正在家乡度暑假的米谷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宣传队，用画笔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2月，米谷取道武汉，辗转到达延安。1939年初，进入刚刚成立一年的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和工作。

延安“鲁艺”是一所新型的革命艺术学校，建校之初设音乐、美术、戏剧三系，遵循从革命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办学方针，早期的教学以短训班为主，创作主要是木刻和漫画。米谷经过短期学习后，曾与华君武组成一个“漫画研究班”，后又转入“鲁艺”美术工场从事创作。学习与创作之余，有机会真正深入到民间，他发现了陕北农村民间艺术的美，“对陕北民间剪纸着了迷，经常收集剪纸”(注4)。诗人艾青记述“1941年间，我曾看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图案教员吾石同志收藏的许多剪纸。吾石同志很珍爱它们，每张都贴在同等大小的裱过的厚纸上，下面边沿上印了Ush shouchang(吾石收藏)几个字。”(《窗花剪纸——西北剪纸集》代序，艾青，1949年，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1941年秋，米谷调离延安，临行前把自己的全部收藏都留给了“鲁艺”美术系主任江丰保管。1946年艾青和江丰在米谷收藏的基础上进行增补，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民间剪纸集《延安剪纸》(注5)。

1942年春天，米谷随部队抵达江苏海门，到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文工团工作，任美术组组长。苏中、苏北斗争形势复杂，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新四军为之采取了灵活的应对策略。适逢米谷收到家信，获悉母亲、妻儿生活困难，极为惦念，于是持信向当时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汇报。当钟得知米谷父亲的一位至交在敌伪区某县政府任职，即指派米谷利用这一关系，打入敌伪区做党的宣传工作，同时可以就近照顾家庭，还嘱咐米谷：组织关系先留在部队，日后到苏北或太湖找新四军接头，等等。就这样，米谷接受派遣，离开了新四军(注6)。其后的1943至1947年是米谷创作最艰苦、生活最困顿、思想最苦闷的时期。为了生计，他做过小学教师、广告公司绘图员、化工厂记账员，画插图、广告，做装饰画，而与新四军失去联络的痛苦时时噬着他的心。这期间，他与两个和他情况相似的同乡一直设法和新四军取得联系，一有线索和希望，即长途跋涉前往探寻，但是都失之交臂(注7)。尽管如此，米谷并没有忘记自

己手握画笔的使命，特别是1945年底至1947年初，他为进步报刊《文汇报》、《时代日报》、《群众》、《文萃》、《联合晚报》、《新民晚报》、《时与文》、《消息》、《民主》、《评论报》等画了大量国际、国内政治讽刺画。这些作品，辛辣地讽刺和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经济崩溃、贪污腐败、特务横行、人民涂炭等种种社会黑暗；在形式风格上则显现出寓意深刻、构思巧妙，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形神兼备的特点，可看作预示着创作高峰来临的前奏。

米谷的漫画激怒了国民党政府，1947年春，国共谈判破裂，已不能用“米谷”的名字作画，米谷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况：“只能每画一幅改用一笔名，这些笔名都是临时随便写的，现在已无法回忆了。”进步刊物有的被停刊，有的迁往香港，米谷回家乡暂避一段时间后，于1947年冬赴香港。

在香港，真正回到了自己人的怀抱，米谷以空前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创作和工作。他为共产党所办的刊物作画，计有：《华商报》（日报，夏衍等负责）、《群众》（半月刊，章汉夫、林默涵负责）、《正报》（广东省委机关刊物）、《中国文摘》（党的英文刊物）等。所有作品都恢复了“米谷”署名。1948年9月，《文汇报》在香港复刊，米谷被聘为美术编辑，同时为《文汇报》和上述党的刊物做稿。为了当时斗争需要，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作品全部署名“李诚”。创作之余，米谷还在以《星期报》（李子诵、胡希明创办）名义成立的“青年人大”辅导读者中喜欢漫画的青年，这也是中国漫画界持之既久的传统。“人间画会”是1946年秋成立的香港进步美术家组织，米谷甫抵香港，即被邀约参加，并曾任秘书长。这里聚集了大陆来的进步美术家，其中不乏米谷熟悉的漫画家、版画家。大家团结一致，以“画会”为中心，讨论时事，切磋创作，学习文艺理论，发表反蒋、反美宣言。抵制右派刊物，出版画报图册——有声有色地开展活动。旧雨新知在忙碌与兴奋中，期待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冬至1949年6月，米谷香港时期的政治讽刺画，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均臻于成熟，形成了其艺术生涯的创作高峰。美术史家称“他的代表作品大部分为这时期所作”（《中国美术史》第7卷，李树声、吴步乃分卷主编）。如《伪金圆券》、《也是武松？》、《蒋小二过年》、《肚肿脸充胖子》、《老莱子娱亲》、《空城计》等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在内容的表达上，他充分地利用人们习见常闻、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历史故事、成语典故、风俗物图等题材，通过隐喻、对比、反讽等方式的运用，点拨读者恍然觉悟，产生深刻的印象；而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作品的绘画性则显示出学习西画出身的米谷扎实的造型能力。以形写神的刻画，精致的构图以及处理黑白关系的讲究吸引着视觉，使读者从对画面的玩味过渡到对思想内容的进一步感应。米谷这时期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的漫画界有“北华（君武）南米”之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米谷6月份由香港返回上海，立即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编委、艺术组组长，翌年，《漫画》月刊创刊，又被任命为主编。1955年米谷举家随《漫画》月刊迁京，全力主编这家当时全国惟一的漫画刊物。自1950年6月创立到1960年7月停刊，整整10年时间，米谷倾注了自己全部心力。他秉承了中国老一辈漫画人办刊的传统，既身体力行，主持编务，又勤奋作画；对创作要求精益求精，也不忽略编辑、排版、印刷等任何细节；像先行者张光宇、鲁少飞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那样，把编辑部办成培养青年作者的漫画学校。米谷带领编辑同仁十年辛苦换来的这一份刊物，共计164期，不仅内容丰富多彩，作品形式新颖多样，而且印刷精美，版式讲究，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是一份优秀的杂志。更重要的是10年的薪火相传，从这里起步，走出了新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青年漫画家。停刊一年后，米谷又开始在新的岗位上履职，任中国美术馆研究保管部主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米谷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尽管行政事务缠身，但对于漫画创作他却一刻也不曾懈怠。建国后，米谷有了进行国际交流的条件，他利用多次出访和接待来访外国漫画家的机会，结交了苏联漫画家：三位一体的库克雷尼克塞、叶菲莫夫，丹麦漫画家皮特斯托鲁普、法国漫画家艾飞等漫画大师。通过学习借鉴，米谷又在酝酿着自己的新的艺术探索，而出于各种原因他漫画创作的题材逐渐锁定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新生的共和国在冷战风云中复杂而变幻的关系就成为他笔下捕捉和表现的题材。这一时期，米谷漫画创作的及时和多产是惊人的，艺术表现形式已显示出新的探索 and 面貌。概言之，有两幅作品可以说明米谷此时创作的成就和特点：一幅是彩墨漫画《苏伊士运河的覆舟》；另一幅是表现冷战

时期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肯尼迪，再来一客古巴甘蔗刀》。从前者可以看出，他把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皴染西方绘画光影和明暗的表现中；而后者则凸显了米谷作为一个政治讽刺画家最难能可贵的禀赋，他总是能够在纷纭复杂的国际风云中，极其准确地抓住其弊理。据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曾把米谷等人的漫画印发给与会者，作为讨论国际政治局势的参考。事实上，又一个创作高峰已经悄悄地来临，米谷已经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活跃的政治讽刺画家们并肩相踵。然而，这一切都因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场浩劫而中止。

当米谷历尽劫波从“干校”回到北京家中，已经是1972年下半年，他开始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冲刺。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告结束。老百姓摆脱了“文革”初的狂热回归于生活。1972到1973年间，基层的“群众专政”已无人顾及；“五七干校”、生产建设兵团的管制松动；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中出现了“回城”、招工苗头；高等教育也开始恢复。在这样的形势下，被“专政”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方式回到了自己家中。就这样，刚刚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有了一点儿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米谷又重新拾起了画笔，他又回到了久违的同行和朋友中间，以忘我的热情投入画画。这时期，他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1973年，他用了一年时间，根据底稿、报刊图片和记忆所及，把一生创作发表的重要漫画作品复制了一遍，并对家中留存的画稿作了仔细的整理。似乎是在对自己前半生的漫画创作做一个总结和了断，十分耐人寻味（米谷逝世后，其家属把重画的作品，计438幅，全部捐赠给了家乡海宁市“米谷画廊”；把米谷整理留存的1275幅画稿，捐赠给了广东美术馆）。1974年以后，开始尝试作彩墨画。除了画画，他还利用手头可找到的一切材料和工具，捏泥人、泥马、画盘子，做蜡染，烧陶瓷——而结果却再一次令人始料不及：1976年米谷精心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20余件作品，委托当时在唐山陶瓷艺术研究所工作的丁莱亲带去唐山烧制，全部毁于地震中，丁莱亲亦不幸罹难，这对米谷是不小的打击。1976年至1978年6月病倒之前，米谷对彩墨画创作的倾心投入，显现出他早年从林风眠那里受到的影响。林风眠是米谷路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位导师和偶像，显然他的艺术是米谷深深景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1961年“上海花鸟画展”中，出现了沉寂多时的林风眠的作品时，米谷为之激动振奋。一向极少写美术评论的他，奋笔书写了一篇激情文字《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在同年《美术》杂志上，在当时的美术评论中，这是一个曲尽和寡的声音（注8）。米谷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写道：“这些画，各有不同的材料与调子，但都具有林先生的独特风格。它们像一杯杯醇香的葡萄酒，使我陶醉于美好的艺术享受与想象中。”他充分地张扬林风眠绘画的抒情性，“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流露着爽朗、乐观、多情和青春的气氛。他对描绘的对象——哪怕是一草一木——都充溢着无限的感情。在他的画夹里，既无孤高绝俗之气，又无妩媚造作之态，而是那样地朴素与平易，把欣赏者带进一个轻快、鲜明、优美和深邃的诗情境界里”。米谷认为：林风眠绘画的抒情性在于抒写心声，画如其人，源自其个人情感、品格、精神和真情实感的投入。他这样描写林风眠创作时的状态：创作对象（自然景物）“……撩拨着画家的心弦，使他迷恋、激动，非一挥不足以泄内心的情意。没有这种激动，决画不出如此使人心中”神怕的畫面。没有这样的画面，作品就不会感人，就不会引起欣赏者的精神共鸣”。“这就把自然景物的特征和画家的感情水乳相接地合而为一了”。米谷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对林风眠绘画的中西融合的形式风格作了分析：“早年，他（林风眠）就认为东方与西方的绘画各有长短，应该相互沟通。他认为风景画适合抒情的表现，而中国画之所擅长，适在抒情。但也不满足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应适当吸收西法。因此，在解放前的20多年中，他就以油画实践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绘画的表现力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林先生之吸收西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既便于传景物之神，又便于抒自己之情”。米谷用“艺术百宝箱中的一颗碧玉”、“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花”表达对林风眠作品的喜爱。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美术评论中，显得很个别，它对一个被边缘化很久的画家及其作品作了毫无保留的肯定和赞美，不仅寄托了同为画家的作者自己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和追求，而且流露出艳羡和跃跃欲试的心情（注9）。

或许这就是米谷晚年倾全部心力探索彩墨画创作的动因。据估计，短短的两年时间，他至少画了上百件彩墨作品，这应该他绘画创作的又一个高峰。这期间，他用水墨和彩色颜料在画纸上作画，画幅多为正方形，显然受到林风眠的影响。而他描绘的题材也主要是禽鸟、花卉、林木、山水，其中尤以鸭子画

得最多。米谷之画鸭，固然出于对美丽活泼的鸭子的喜爱，更源自画家对这种水禽（无论是家鸭还是野鸭）自由嬉戏的天地——那水色山光的情境的钟情。这时米谷作画已全然没有了功利的目的，而是在抒遣情怀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也许还有一丝乡情），体验到艺术创作所带来的愉悦心智的快乐。这使他忘记了一切不幸和烦恼，乐此不疲。他画了成百上千只鸭子，“米谷画鸭”的画名渐渐在画界传开，而他也画了很多花卉风景，同样充满了情趣。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画家特别倾心于描绘倒影、树阴、花影、水色、天光，捕捉微妙的色彩，画面充满了光感。米谷的彩墨画创作基于他早年学习西画的渊源，对于中国传统水墨的借鉴，则肇始于其漫画中水墨皴染的运用。两年中不间断的实践，使他的画法更加洗练和成熟，用笔也愈来愈大胆洒脱，初步形成了个人的绘画风貌。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后期，很多画家摆脱了以往对艺术创作的种种束缚，潜心画室，埋头探索，为以后冲破藩篱，自成一派，作了重要的准备。这个阶段是中国美术发展中独特而又极其重要的一环。米谷应该是这些画家中勤奋的一员。

惜乎天不假年，就在米谷忘情于创作的时候，疾病夺走了他的画笔，1978年6月28日，他在得知自己画集将要出版的兴奋中猝然中风，过早的结束了艺术生命。他留下了记录着时代风云的数以千计的漫画作品，人们会永远记住他对漫画事业所作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他也留下了存活着他艺术生命的彩墨、素描、速写、陶瓷……，人们也不会忘记他生命中最后的冲刺和身后的遗憾。

2007年12月

注1，米谷在杭州艺专就读一年即转学上海，其原因在《自传》中有所记述：“1935年春开学不久，即逢浙江省高中学生集中军事训练，当时我尚无革命思想，由于个人爱好自由不羁，对集训大起反感，在集训处一星期，艺专全部同学40余人即返校，在宿舍中集会，表示不再参加集训。艺专训育主任大加威迫，当晚40余人即逐渐回营。而我与另一同学（钱年人）当日即返家中，不再返校，后被开除”。据查：林风眠主持艺专，重视基础练习，主张自由创作。校园内学生社团活跃，出现了与左翼美术运动相关联的美术组织和美术活动。1931年，国民党当局强行取缔了“一八艺社”，主要成员被开除或勒令退学，1933年，另一个崛起的社团“木铃木社”又遭迫害，进步学生曹白、力群、叶洛被捕。鲁迅为此记录下悲愤的文字《写于深夜中》。1935年，艺专学生已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为便于管理，“决定全体男女学生实行军事管理，成立军事训练队”，“依照军队编制，将学生编成三个中队”，“订定各项规则，以资遵循”。

注2，1933年至1934年，随着全国人民爱国热情、民族意识的高涨，上海文坛杂文、漫画创作活跃，迎来了报刊业的大发展，漫画刊物纷纷创刊。《时代漫画》创刊于1934年9月，1937年6月停刊，是当时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漫画刊物。这一时期被称为“杂文与漫画的时代”。

注3，采自米谷本人“文革”期间撰写的《自传》，未发表。

注4，同上。

注5，延安“鲁艺”师生开创了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民间的创作活动。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围绕如何改造和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更加积极地发掘、整理、研究和借鉴民间艺术与民族传统。成功地探索并创立了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的艺术形式，其中就有古元、夏风等人创作的剪纸风格的木刻作品。江丰在《画鸭的漫画家——米谷》（江丰美术论丛）中记述：“1942年他离开延安去南方工作，剪纸便交给我保管。四年后我便同艾青把他编印成集。”其后，又进行增补，于1949年9月，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了《窗花剪纸——西北剪纸集》，署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艺术系搜集，艾青、江丰编选。

注6，钟期光（1909—1991），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54年上海“审干”时，钟曾对米谷这段历史给予证实。另据《钟期光回忆录》记载，这一时期“敌人以‘军政清乡’与‘经济侵略’并重，妄图置我于死地，我们必须针锋相对，以武装与非武装、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三者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为此，要大力开展日伪军工作，利用日伪，伪伪之间的矛盾，使日伪的军事行动协调不起来，

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从而战胜她”的策略，打入日伪军内部，加速“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可以佐证。

注7：米谷《自传》中记载，1942年6月，米谷离开新四军后，先到了上海。“我一到上海，就住在小旅馆中，我母及妻来上海看我。不几天，我就病倒了，生得大概是伤寒症，求医无效，病情日日加重”。病中曾收到新四军回信。“但后病重，无法复信。俟渐愈，屢去信均不见复，知部队一定转移了，从此连通信关系也失掉了”。1943年，米谷在家乡结识了两个同样从新四军出来的同乡，“就在我教书的期间内，到过苏北新四军的一个青年名叫朱新楣的来找我（……据他说，他在战斗中受重伤被国民党俘虏了，后来在伪兵医院中逃出来的），我就到他家去，又碰到另一个从新四军复员回来的青年叫陈汉章（他是沙可夫的儿子，……他与朱新楣原是同学）”。三个人经常会面，一起设法寻找新四军。“每隔一个时期我就发一封信，希望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但都收不到回信。1943年秋天，突然收到钟期光回信，大意是：‘既然无法生活（即工作），逃到长江北岸姜堰找我’。我立刻赶回乡同把消息告诉了朱新楣和陈汉章。我们三人又赶回上海到了镇江。但在镇江旅馆一打听，却过不了江了，因为日寇正在开始‘扫荡’北岸，长江被封锁了。因此我只能回到了上海，……”1944年秋季，“我突然接到袁花陈汉章的来信，说新四军过钱塘江到了袁花附近。我立刻赶回家，与朱新楣一起去袁花。一进陈家门，见另有一青年人在，陈偷偷告诉我们这是监视他的特务。当晚，陈告诉我们新四军来了一个团，他已会见过团长，但因国民党反动军队立刻集中，新四军又退回到江南去了”。抗战胜利后，米谷向共产党办的《群众》周刊投稿，认识了编辑林彬（即林默涵），他接受林的指示工作，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中间。（引号中的文字均引自《自传》）

注8：继1961年林风眠作品在美展出出现之后，1963年4月在京举办了《林风眠画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毁誉参半。其后一两年中，米谷的文章受到了批判。

注9：米谷与林风眠的交往，自1961年任中国美术馆研究保管部主任以后渐多。米谷为中国美术馆收购过林的作品。他每到上海必然拜望林风眠。“文革”中间，书信往还，也没有断了联系。1977年林风眠去香港之前，不忘画了一张米谷喜爱的《鸡冠花》送给他，并在信中向这位晚辈知交倾诉了心迹。此信全文如下：“米谷同志来信收到，你把我说的太过了，我今年七十八快要八十了，想想也没有什么成就，我出身穷苦，早年辍工俭学在法国时，受总理的教导，思想上说来说去比较清楚是非，我没有什么才能，但我是一个勤劳老老实实喜爱自己一行的。画总是会不断画的，兹送上鸡冠花一幅（最近才画好）请指教并留念，我知在国外仍请与我通信，希望你再从事漫画工作。祝你好。林风眠 1977年8月9日”

目录

序	方成
想得好 画得好	江有生
千古丹青未尽才	江文

漫画

口不出祸	10
眼睛一眨，母鸡变鸭	11
好一名“壮丁”	12
火葬吗？	13
蒋武松打虎	14
蒋邦法官：“您的大名是冈村宁茨吗？”	15
——兄弟近来比以前胖多了，阿是？	16
老莱子娱亲	17
二十年江湖独角戏	18
伪金圆券：“这难道是我昨天脱下的鞋子吗？”	19
谨防扒手	20
蒋介石打内战的参谋长——马歇尔	21
最后一个圣诞节	22
征不义之财，撑不义之战	23
“好缺，谁来试试看。”	24
谁也挡不住	25
自然现象	26
孵不出小鸡的大坏蛋	27
原来在这儿！	28
司令末路	29
安理会上的丑剧	30
台湾木偶戏	31
妖婆的伪善	32
今日日本	33
拼凑	34
名师与高徒	35
来，来，青年们来啊！	36
中朝合力绞美	37
岂能起死回生	38
上帝要侵略者在这里过感恩节	39
万里家书	40
千万个这样可怜的约克回家去过圣诞节了	41
救救孩子们	42
美国牙科医生	43
世界和平理事会首届会议	44

杜鲁门：“下来了没有？”	45
新社会，老现象	46
杜勒斯——把手举起来。好，一致通过。	47
不准发言，只准签字	48
杜鲁门的宴会	49
苦恼的杜鲁门先生	50
小猫咪咪	51
英国饿鬼碰上了美国老饕	52
丢掉放大镜，拿起望远镜	53
不要这样的老唱片	54
在联合国大厅的圆柱背后	55
“人呢？”“都到北京去了！”	56
把“防线”建到了别人家里	57
只能得“0”分	58
小姐，美国医生到了！	59
法国总理坐错了位子	60
是他们把我们连在一起，又是他们想使我们分离	61
通不过去	62
开罗博物馆的陈列品	6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祖国	64
“嗨！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座金字塔！”	65
苏伊士运河的覆舟	66
结账	67
《漫画》1957年第12期封面	68
喂！把椅子让出来！	69
失业队伍愈来愈长，利润数字愈来愈短	70
较量	71
早点回来，我为你们留着位子	72
登陆	73
跛子与瞎子	74
交响曲	75
帝国主义的日子不长了，下半身早已进入了博物馆了	76
非看看他想些什么不可！	77
一个吹笛，一个捂眼	78
岸信介的白日梦	79
非洲地震	80
谁去挂铜铃	81
最后五分钟	82
约翰逊的领带	83
无题	84

刻舟求剑·····	85
填不满的胃·····	86
——肯尼迪,再来一客古巴甘蔗刀·····	87
西方的喜剧·····	88
美国的和平队来了·····	89
它使您尊口难开·····	90
巴黎艺术新流派·····	91
湄公河上的危渡·····	92
通过胃感觉向“共产主义”迈进·····	93
美制放大镜·····	94
约翰逊为黑人念悼词·····	95
“还有位子吗?先生们!”·····	96
——脸呢?——丢在战场上。·····	97
看看还能埋多少·····	98
——谁?——后勤部队。·····	99
弹不没国·····	100

速 写

毛泽东像·····	101
朱德像·····	102
格拉西莫夫的速写像·····	103
马叙伦先生与马寅初先生对话时之速写·····	104
遥望金门·····	105

连环画

《小二黑结婚》选·····	106
《少年毛泽东》选·····	108
马蹄铁和樱桃·····	110
胖大嫂回娘家·····	112

插 图

金色的海螺·····	114
------------	-----

水墨画

老树鸭影·····	116
鸭群夕照·····	117
林中双鸟·····	118
老枝栖鸟·····	119
柳溪·····	120
悠闲·····	121
墨鸭·····	122
雪枝栖鸟·····	123

一品红·····	124
梦故乡·····	125
秋日里·····	126
兔·····	127
芦雁·····	128
鸡冠花·····	129
秋色满江·····	130
暮色绣球·····	131
夏日浓荫·····	132
丰收的喜悦·····	133
晚归·····	134
食·····	135
饮鹿·····	136
晚霞中的大树·····	137
白鸭·····	138
相伴·····	139
冬日池塘·····	140
荷塘鸭影·····	141
树荫池鸭·····	142
莲塘晓雾·····	143
霞光中的鸭·····	144
飞翔·····	145

附: 陶艺

蓄势之马·····	146
烟缸·····	147
挂盘·····	147
立马·····	148
奔马·····	149

米谷年表·····	150
-----------	-----

米谷作品及著述(部分)目录·····	156
--------------------	-----

编后·····	164
---------	-----



口不出祸

37.0 cm × 15.5 cm

1946年

1946年，由于国民党独裁发起内战，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采用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制造了一系列暴行：1月，“重庆校场口事件”，多名民主人士被打伤；6月，“下关事件”，马叙伦等上海人民请愿团十一名代表遭围困殴打；7月，发生震惊中外的“闻、李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先后遭特务枪杀。一时人人自危，缄口沉默。



眼睛一眨，母鸡变鸭

32.0 cm × 29.4 cm

1946 年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派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宪法草案”，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公然否定了宪法草案问题的民主原则，继续在走所谓“训政时期约法”的专制道路。11月，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实行假民主、真独裁。